

海上花列传

内 容 简 介

《海上花列传》长篇狭邪小说。64回。为清末韩邦庆所著。邦庆,字子云,号太仙、太一山人,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小说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的堕落为主线,主写上海妓院生活,旁及官场和商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艺术上采用合传体结构,将有关人物的故事有机地组合起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后呼应;善于真实自然地描写同一类型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开吴话小说之先河。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妓女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下层妇女的迫害,对当时地主买办富商流氓横行的罪恶社会有所谴责。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海上花列传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2)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10)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18)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26)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34)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42)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 羡陬隅渔艇斗湖塘	 (50)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57)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65)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 急 难陶云甫临丧	 (73)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81)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惩贪黥挟制价千金	 (89)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97)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104)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112)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120)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128)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136)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144)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149)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157)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 整纲常	 (165)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晴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173)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 篋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181)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189)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197)
第五十九回	攫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205)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213)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221)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229)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237)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244)
跋		(253)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按：洪善卿、王莲生吃酒中间，善卿偶欲小解，小解回来，经过房门首，见张蕙贞在客堂里点首相招。善卿便踱出去，蕙贞悄地说道：“洪老爷难为耐，耐去买翡翠头面，就依俚一副买全仔。王老爷怕个沈小红真真怕得无淘成个哉！耐勿曾看见，王老爷臂膊浪，大膀浪，拨沈小红指甲掐得来才是个血，倘然翡翠头面勿买得去，勿晓得沈小红再有啥刑罚要办俚哉！耐就搭俚买仔罢。王老爷多难为两块洋钱倒无啥要紧。”

善卿微笑无言，嘿嘿归座。王莲生依稀听见，佯做不知。两人饮尽一壶，便令盛饭。蕙贞新妆已毕，即打横相陪，共桌而食。

饭后，善卿遂往城内珠宝店去。莲生仍令蕙贞烧烟，接连吸了十来口，过足烟瘾。自鸣钟正敲五下，善卿已自回来，只买了钏臂、押发两样，价洋四百余元，其余货色不合，缓日续办。莲生大喜谢劳。

洪善卿自要了理永昌参店事务，告别南归。王莲生也别了张蕙贞，坐轿往西荟芳里，亲手贳与沈小红。小红一见，即问：“洪老爷？”莲生说：“转去哉。”小红道：“阿曾去买嘎？”莲生道：“买仔两样。”当下揭开纸盒，取翡翠钏臂、押发，排列桌上，说道：“耐看，钏臂倒无啥，就是押发稍微推扳点，倘然耐勿要末，再拿去调。”小红正眼儿也不曾一觑，淡淡的答道：“勿曾全哩呀，放来浪未哉。”

莲生忙依旧装好,藏在床前妆台抽屉内,复向小红道:“再有几样末才勿好,勿曾买,停两日我自家去拣。”小红道:“倪搭是拣剩下来物事,陆里有好个嘎!”莲生道:“啥人拣剩下来?”小红道:“价末为啥先要拿得去?”

莲生着急,将出珠宝店发票送至小红面前,道:“耐看,发票来里。”小红撒手撩开,道:“我看。”莲生丧气退下。阿珠适在加茶碗,呵呵笑道:“王老爷来里张蕙贞搭忒啥开心哉,也该应来吃两声闲话,阿对?”莲生亦只得讪笑而罢。

维时天色晚将下来,来安呈上一张请客票头,系葛仲英请去吴雪香家酒叙。莲生为小红脸色似乎不喜欢,趁势兴辞赴席。小红不留不送,听凭自去。

莲生仍坐轿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主人葛仲英迎见让坐。先到者只有两位,都不认识,通起姓名,方知一位为高亚白,一位为尹痴鸳。莲生虽初次见面,早闻得高、尹齐名,并为两江才子,拱手致敬,说声“幸会”。接着外场报说:“壶中天请客说,请先坐。”葛仲英因令摆起台面来。王莲生问请的何人,仲英道:“是华铁眉。”这华铁眉和王莲生也有些世谊,葛仲英专诚请他,因他不喜热闹,仅请三位陪客。

等了一会,华铁眉带局孙素兰同来。葛仲英发下三张局票,相请入席。华铁眉问高亚白:“阿曾碰着意中人?”亚白摇摇头。铁眉道:“不料亚白多情人,竟如此落落寡合!”尹痴鸳道:“亚白个脾气,我蛮明白来里。可惜我勿做侬人,我做仔侬人,定归要亚白生仔相思病,死来里上海。”高亚白大笑道:“耐就勿做侬人,我倒也来里想耐呀。”痴鸳亦自失笑道:“倒拨俚讨仔个便宜。”华铁眉道:“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

缘’，也算是一段佳话。”

尹痴鸳又向高亚白道：“耐讨我便宜末，我要罚耐。”葛仲英即令小妹姐取鸡缸杯。痴鸳道：“且慢！亚白好酒量，罚俚吃酒无啥要紧。我说酒末勿拨俚吃，要俚照张船山诗意再做两首，比张船山做得好就饶仔俚，勿好末再罚俚酒。”亚白道：“我晓得耐要起我花头，怪勿得堂子里才叫耐‘囚犯’。”痴鸳道：“大家听听看，我要俚做首诗，就骂我‘囚犯’；倘然做仔学台主考，要俚做文章，故是‘乌龟’‘猪卢’才要骂出来个哉！”合席哄然一笑。高亚白自取酒壶筛满一鸡缸杯，道：“价末先让我吃一杯，浇浇诗肚子。”尹痴鸳道：“故倒无啥，倪也陪陪耐末哉。”

大家把鸡缸杯斟上酒，照杯干讷。尹痴鸳讨过笔砚笺纸，道：“念出来，我来写。”高亚白道：“张船山两首诗，拨俚意思做完个哉，我改仔填词罢。”华铁眉点头说是。于是亚白念，痴鸳写道：

先生休矣！凉书生此福，几生修到？磊落须眉浑不喜，偏要双鬟窈窕。扑朔雌雄，骊黄牝牡，交在忘形好。钟情如是，鸳鸯何苦颠倒？

尹痴鸳道：“调皮得来，再要罚哩。”大家没有理会。又念又写道：

还怕妒煞仓庚，望穿杜宇，燕燕归来杳。收拾买花珠十斛，博得山妻一笑。杜牧三生，韦臈再世，白发添多少？回波一转，蓦惊画眉人老！

高亚白念毕，猝然问尹痴鸳道：“比张船山如何？”痴鸳道：“耐阿要面孔，倒真真比起张船山来哉！”亚白得意大笑。

王莲生接那词来，与华铁眉、葛仲英同阅。尹痴鸳取酒壶

向高亚白道：“耐自家算好，我也勿管；不过‘画眉’两个字，平仄倒仔转来，要罚耐两杯酒。”亚白连道：“我吃，我吃。”又筛两鸡缸杯一气吸尽。

葛仲英阅过那词，道：“《百字令》末句，平仄可以通融点。”亚白道：“痴鸳要我吃酒，我勿吃，俚心里总归勿舒齐，勿是为啥平仄。”华铁眉问道：“‘燕燕归来杏’，阿用啥典故？”亚白一想道：“就用个东坡诗，‘公子归来燕燕忙’。”铁眉默然。尹痴鸳冷笑道：“耐咿来浪骗人哉！耐是用个蒲松龄‘此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句呀，阿怕倪勿晓得。”亚白鼓掌道：“痴鸳可人！”铁眉茫然，问痴鸳道：“我勿懂耐闲话。‘似曾相识燕归来’，欧阳修、晏殊诗词集中皆有之，与蒲松龄何涉？”痴鸳道：“耐要晓得该个典故，再要读两年书得哩。”亚白向铁眉道：“耐去听俚，陆里有啥典故。”痴鸳道：“耐说勿是典故，‘入市人呼好快刀’，‘回也何曾霸产’，用个啥嘎？”铁眉道：“我倒要请教请教，耐来浪说啥？我索性一点勿懂哉！”亚白道：“耐去拿《聊斋志异》，查出《莲香》一段来看好哉。”痴鸳道：“耐看完仔《聊斋》末，再拿《里乘》《闽小纪》来看，故末‘快刀’‘霸产’包耐才懂。”

王莲生阅竟，将那词放在一边，向葛仲英道：“明朝拿得去上来咾新闻纸浪，倒无啥。”仲英待要回言，高亚白急取那词纷纷揉碎，丢在地下道：“故末谢谢耐，去上！新闻纸浪有方蓬壶一班人，倪勿配个。”

仲英问蓬壶钓叟如何，亚白笑而不答。尹痴鸳道：“教俚磨磨墨，还算好。”亚白道：“我是添香捧砚有耐痴鸳承乏个哉，蓬壶钓叟只好教俚去倒夜壶。”华铁眉笑道：“狂奴故态！倪吃酒罢。”遂取齐鸡缸杯首倡摆庄。

其时出局早全：尹痴鸳叫的林翠芬，高亚白叫的李浣芳，

皆系清倖人；王莲生就叫对门张蕙贞。豁起拳来，大家争着代酒。高亚白存心要灌醉尹痴鸳，概不准代。王莲生微会其意，帮着撮弄痴鸳。不想痴鸳眼明手快，拳道最高，反把个莲生先灌醉了。

张蕙贞等莲生摆过庄才去，临行时谆嘱莲生，切勿再饮。无如这华铁眉酒量尤大似高亚白，比至轮庄摆完，出局散尽之后，铁眉再要行‘拍七’酒令，在席只得勉力相陪。王莲生糊糊涂涂，屡次差误，接着又罚了许多酒，一时觉得支持不住，不待令完，竟自出席，去榻床躺下。华铁眉见此光景，也就胡乱收令。

葛仲英请王莲生用口稀饭，莲生摇手不用，拿起签子，想要烧鸦片烟，却把不准火头，把烟都淋在盘里。吴雪香见了，忙唤小妹姐来装。莲生又摇手不要，地起身拱手，告辞先行。葛仲英不便再留，送至帘下，吩咐来安当心伺候。

来安请莲生登轿，挂上轿帘，搁好手版，问：“陆里去？”莲生说：“西荃芳。”来安因扶着轿，迤至西荃芳里沈小红家，停在客堂中。

莲生出轿，一直跑上楼梯。阿珠在后面厨房内，慌忙赶上，高声喊道：“阿唷！王老爷，慢点！”莲生不答，只管跑。阿珠紧紧跟至房间，笑道：“王老爷，我吓得来！勿曾跌下去还算好。”

莲生四顾不见沈小红，即问阿珠。阿珠道：“常恐来浪下头。”莲生并不再问，身子一歪，就直挺挺躺在大床前皮椅上，长衫也不脱，鸦片烟也不吸，已自鼾腾睡去。外场送上水铤手巾，阿珠低声叫：“王老爷，揩把面。”莲生不应。阿珠目示外

场,只冲茶碗而去。随后阿珠悄悄出房,将指甲向亭子间板壁上点了三下,说声“王老爷困哉”。

此也是合当有事。王莲生鼾声虽高,并未着 ,听阿珠说,诧异得狠。只等阿珠下楼,莲生急急起来,放轻脚步,摸至客堂后面,见亭子间内有些灯光。举手推门,却从内拴着的。周围相度,找得板壁上一个鸽蛋大的椭圆窟窿,便去张觑。向来亭子间仅摆一张榻床,并无帷帐,一目了然。莲生见那榻床上横着两人,搂在一处。一个分明是沈小红;一个面庞亦甚厮熟,仔细一想,不是别人,乃大观园戏班中武小生小柳儿。

莲生这一气非同小可,拨转身,抢进房间,先把大床前梳妆台狠命一扳,梳妆台便横倒下来,所有灯台,镜架,自鸣钟,玻璃花罩,乒乒乓乓撒满一地。但不知抽屉内新买的翡翠钏臂、押发,砸破不曾,并无下落。楼下娘姨阿珠听见,知道误事,飞奔上楼。大姐阿金大和三四个外场也簇拥而来。莲生早又去榻床上掇起烟盘往后一掼,将盘内全副烟具,零星摆设,象撒豆一般,豁琅琅直飞过中央圆桌。阿珠拼命上前,从莲生背后拦腰一抱。莲生本自怯弱,此刻却猛如癍虎,那里抱得住,被莲生一脚踢倒,连阿金大都辟易数步。

莲生绰得烟枪在手,前后左右,满房乱舞,单留下挂的两架保险灯,其余一切玻璃方灯,玻璃壁灯,单条的玻璃面,衣橱的玻璃面,大床嵌的玻璃横额,逐件敲得粉碎。虽有三四个外场,只是横身拦劝,不好动手。来安暨两个轿班只在帘下偷窥,并不进见。阿金大呆立一傍,只管发抖。阿珠再也爬不起来,只极的嚷道:“王老爷 !”

莲生没有听见,只顾横七竖八打将过去,重复横七竖八打将过来。正打得没个开交,突然有一个后生钻进房里,便扑翻

身向楼板上彭彭彭磕响头,口中只喊:“王老爷救救!王老爷救救!”

莲生认得这后生系沈小红嫡亲兄弟,见他如此,心上一软,叹了口气,丢下烟枪,冲出人丛,往外就跑。来安暨两个轿班不堤防,猛吃一惊,赶紧跟随下楼。莲生更不坐轿,一直跑出大门。来安顾不得轿班,迈步追去;见莲生进东合兴里,来安始回来领轿。

莲生跑到张蕙贞家,不待通报,闯进房间,坐在椅上,喘做一团,上气不接下气。吓得个张蕙贞怔怔的相视,不知为了甚么,不敢动问。良久,先探一句道:“台面散仔歇哉?”莲生白瞪着两只眼睛,一声儿没言语。蕙贞私下令娘姨去问来安,恰遇来安领轿同至,约略告诉几句,娘姨复至楼上向蕙贞耳朵边轻轻说了。蕙贞才放下心,想要说些闲话替莲生解闷,又没甚可说,且去装好一口鸦片烟请莲生吸,并代莲生解纽扣,脱下熟罗单衫。

莲生接连吸了十来口烟,始终不发一词。蕙贞也只小心伏侍,不去兜搭。约摸一点钟时,蕙贞悄问:“阿吃口稀饭?”莲生摇摇头。蕙贞道:“价末困罢。”莲生点点头。蕙贞乃传命来安打轿回去,令娘姨收拾床褥。蕙贞亲替莲生宽衣褪袜,相陪睡下。朦胧中但闻莲生长吁短叹,反侧不安。

及至蕙贞一觉醒来,晨曦在牖,见莲生还仰着脸,眼睁睁只望床顶发呆。蕙贞不禁问道:“耐阿曾困歇嘎?”莲生仍不答。蕙贞便坐起来,略挽一挽头发,重伏下去,脸对脸问道:“耐啥实概嘎?气坏仔身体末,啥犯着。”

莲生听了这话,忽转一念,推开蕙贞,也坐起来,盛气问道:“我要问耐,耐阿肯替我挣口气?”蕙贞不解其意,急的涨红

了脸,道:“耐来浪说啥嘎?阿是我待差仔耐?”莲生知道误会,倒也一笑,勾着蕙贞脖项,相与躺下,慢慢说明小红出丑,要娶蕙贞之意。蕙贞如何不肯,万顺千依,霎时定议。

当下两人起身洗脸,莲生令娘姨唤来安来。来安绝早承应,闻唤趋见。莲生先问:“阿有啥公事?”来安道:“无拨。就是沈小红个兄弟同娘姨到公馆里来哭哭笑笑,磕仔几花头,说请老爷过去一埭。”莲生不待说完,大喝道:“啥人要耐说嘎!”来安连应几声“是”,退下两步,挺立候示。停了一会,莲生方道:“请洪老爷来。”

来安承命下楼,叮嘱轿班而去;一路自思,不如先去沈小红家报信邀功为妙,遂由东合兴里北面转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沈小红兄弟接见,大喜,请进后面帐房里坐,捧上水烟筒。来安吸着,说道:“倪终究无啥几花主意,就不过闲话里帮句把未哉。故歇教我去请洪老爷,我说耐同我一淘去,教洪老爷想个法子,比仔倪说个灵。”

沈小红兄弟感激非常,又和阿珠说知,三人同去。先至公阳里周双珠家,一问不在,出弄即各坐东洋车迳往小东门陆家石桥,然后步行到咸瓜街永昌参店。那小伙计认得来安,忙去通报。

洪善卿刚趲出客堂,沈小红兄弟先上前磕个头,就鼻涕眼泪一齐滚出,诉说“昨日夜头勿晓得王老爷为啥动仔气”,如此如此。善卿听说,十猜八九,却转问来安:“耐来做啥?”来安道:“我是倪老爷差得来请洪老爷到张蕙贞搭去。”善卿低头一想,令两人在客堂等候,独唤娘姨阿珠向里面套间去细细商量。

第三十三回终。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按：来安暨沈小红兄弟在客堂里等了好多时，娘姨阿珠出来，却和沈小红兄弟先回。来安又等一会，洪善卿才出来，向来安道：“俚哋教我劝劝王老爷，倪是朋友，倒有点间架头。要末同仔王老爷到俚搭去，让俚哋自家说，耐说阿对？”

来安那有不对之理，满口答应。善卿即带来安同行，仍坐东洋车，迳往四马路东合兴里张蕙贞家。

其时王莲生正叫了四只小碗，独酌解闷。善卿进见，莲生让坐。善卿笑道：“昨日夜头辛苦哉？”莲生含笑嗔道：“耐再要调皮，起先我教耐打听，耐勿肯。”善卿道：“打听啥嘎？”莲生道：“侬人姘仔戏子，阿是无处打听哉。”善卿道：“耐自家勿好，同俚去坐马车，才是马车浪坐出来个事体。我阿曾搭耐说，沈小红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耐勿觉着。”莲生连连摇手道：“说哉，倪吃酒。”

娘姨添上一副杯筷，张蕙贞亲来斟酒。莲生乃和善卿说：“翡翠头面 买哉。”另有一篇帐目，开着天青披、大红裙之类，托善卿赶紧买办。善卿笑向蕙贞道：“恭喜耐。”蕙贞羞得远远走开。

善卿正色说莲生道：“故歇耐讨蕙贞先生是蛮好。不过沈小红搭耐就实概勿去仔，终好像勿局。”莲生焦躁道：“耐管俚局勿局！”善卿讪笑婉言道：“勿是呀，沈小红单做耐一个客人，耐勿去仔无拨哉。刚刚碰着仔节浪，几花开消才勿着杠；

屋里再有爷娘搭兄弟,一家门要吃要用,教俚再有啥法子?四面逼上去,阿是要逼杀俚性命哉。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无啥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仔耐,也算一桩罪过事体。倪为仔白相了,倒去做罪过事体末,何苦呢?”莲生沉吟点头道:“耐是也来浪帮俚㗎。”善卿赧然作色道:“耐倒说得稀奇,我为啥去帮俚㗎?”莲生道:“耐要我到俚搭去,阿是帮俚㗎?”

善卿咳的长叹一声,却转而笑道:“耐做仔沈小红末,我一径说无啥趣势,耐勿相信,搭俚恩煞。故歇耐动仔气,倒说我帮俚㗎哉,故末真真无啥话头!”莲生道:“价末耐为啥要我去?”善卿道:“我勿是要耐再去做俚,耐就去一埭好哉。”莲生道:“去一埭末做啥?”善卿道:“故末就是替耐算计,常恐有啥事体,耐去仔,俚㗎要一放心㗎,耐末也好看看俚㗎光景。四五年做下来,总有万把洋钱哉,一点点局帐也犯勿着少俚,耐去拨仔俚,让俚去开消仔,节浪也好过去。难下节做勿做,随耐个便,阿是?”

莲生听罢无言。善卿因怂恿道:“晚歇我同耐一淘去,看俚说啥;倘然有半句闲语听勿进末,倪就走。”莲生直跳起来,嚷道:“我勿去!”善卿只得讪笑剪住。

两人各饮数杯,仍和蕙贞一同吃过中饭。善卿要去代莲生买办,莲生也要暂回公馆,约善卿日落时候原于此处相会。善卿应诺先行。

莲生吸不多几口鸦片烟,就喊打轿,迳归五马路公馆,坐在楼上卧房中,写两封应酬信札。来安在傍伏侍。忽听得吉丁当铜铃摇响,似乎有人进门,与莲生的侄儿天井里说话,随后一乘轿子抬至门首停下。莲生只道是拜客的,令来安看来。来安一去,竟不覆命,却有一阵咕咕咯咯小脚声音趑上楼梯。

莲生自往外间看时,谁知即是沈小红,背后跟着阿珠。莲生一见,暴跳如雷,厉声喝道:“耐再有面孔来见我,搭我滚出去!”喝着,还不住的跺脚。沈小红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不则一声。阿珠上前分说,也按捺不下。莲生一顿胡闹,不知说些甚么。

阿珠索性坐定,且等莲生火性稍杀,方朗朗说道:“王老爷,比方耐做仔官,倪来告状,耐也要听明白仔,难末该应打该应罚,耐好断;故歇一句闲话也勿许倪说,耐陆里晓得有冤枉个事体?”莲生盛气问道:“我冤枉仔俚啥?”阿珠道:“耐是勿曾冤枉倪;倪先生有点冤枉,要搭耐说,耐阿要俚说嘎?”莲生道:“俚再要说冤枉末,索性去嫁拨仔戏子好哉!”阿珠倒呵呵冷笑道:“俚兄弟冤枉仔俚,好去搭俚爷娘说;俚爷娘冤枉仔俚,再好搭耐王老爷说;耐王老爷再要冤枉俚,真真教俚无处去说哉!”说了,转向小红道:“倪去罢,再说啥嘎?”

那小红亦坐在高椅上,将手帕掩着脸呜呜饮泣。莲生乱过一阵,跑进卧房,概置不睬。小红与阿珠在外间,寂静无声。

莲生提起笔来,仍要写信,久之不能成一字,但闻外间切切说话,接着小红竟趑到卧房中,隔着书桌,对面而坐。莲生低下头只顾写,小红颤声说道:“耐说我啥个啥个,我倒无啥;我为仔自家差仔点,对勿住耐,随便耐去办我,我蛮情愿。为啥勿许我说闲话,阿是定归要我冤枉死个?”说到这里,一口气奔上喉咙,哽咽要哭。

莲生搁下笔,听他说甚。小红又道:“我是吃煞仔倪亲生娘个亏!先起头末要我做生意,故歇来仔个从前做过歇个客人,定归原要我。我为仔娘了听仔俚,说勿出个冤枉,耐倒再要冤枉我姘戏子。”